

# 不要忘记啊！

——侵华日军在南京、潘家峪  
等地的暴行

郭一尘 主编

606

新蕾出版社

## 目 录

|                    |               |
|--------------------|---------------|
| 南京的悲剧.....         | 海 啸 (海 笑) (1) |
| 潘家峪惨案.....         | 刘 春 (38)      |
| 侵华日军在蓟县的暴行.....    | 刘 春等 (42)     |
| 任邱马家村惨案纪实 .....    | 李中原 (129)     |
| 任邱“反共誓约”惨案纪实 ..... | 李中原 (134)     |

## 南京的悲剧

海 啸（海 笑）

春夜苦短，风雨无情，落英缤纷。

每夜我都久久不能入眠，心悸胸闷，热血沸腾，辗转反侧，悲愤难平，即使朦胧入睡，也常被恶梦惊醒，叫声凄惨，大汗淋漓。我梦见50多年前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罄竹难书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它们一场场、一幕幕过电影似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使我自己也如被埋在死难同胞的尸体之下，浸泡在血海之中……。

1937年11月，我随父母居住在南京的陶李王巷，读书于汉中门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份日寇飞机轰炸南京，父亲决定把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送回故乡南通。那时，轮船已断，汽车不通，我们告别了邻里乡亲，告别了同学好友，乘一艘小木船，上冒日机轰炸，下冒狂风巨浪，终于渡过长江，沿着通扬运盐河从扬州向南通进发。途经扬州及南通城，又遭日寇轰炸扫射，侥幸逃过一关又一关，才回到故乡一个偏僻的村庄。隆冬腊月便传来日寇攻陷南京，兽性大发、野蛮无比，屠杀我几十万同胞的噩耗。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藏在我幼小的心灵之中，发誓要为死难同胞复仇，要为祖国雪耻。待我长及枪高，便毅然决然地投入抗日战争的革命洪流。在战争中，我又数度落入日伪军之手，在乡亲们的

掩护下始得脱离虎口、化险为夷。好像冥冥之中，南京数十万死难同胞一直在庇佑着我，让我安全脱险、继续活下去，将来写一写他们的悲惨命运，让世人永远记住这苦难的历史。

1949年南京解放不久，我这位游子便急忙去看望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曾居住过的地方，遍寻邻居乡亲，同学好友，可是都不见了，都不见了。江山非依旧，故人永逝去。我只在一部分断墙残壁上，依稀可辨那发黑的血迹，在那乍暖还寒的春风中，似乎听到30万同胞冤魂的呼号声。我不寒而栗，心如刀绞，我发誓要写下这历史的悲惨一页。

1979年，我遍访那些在日寇屠刀下的幸存者，九死一生的乡亲们，听他（她）们血泪的控诉，看血泪铸成的铁证，我手中的笔和着泪水记下了一页又一页，回家便奋笔疾书。尽管夜走入恶梦，常毛骨悚然，白天也茶饭不香，坐立不安，可是我不顾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终于写成一本记载日寇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和南京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史篇《燃烧的石头城》（长篇小说）。书出版了，我也大病一场，不久又动手术，以致后来日本著名作家野间宏先生约我再写一本纪实性的《日寇南京大屠杀记》我都未能应约完成。

现在，当年出版《燃烧的石头城》一书责任编辑郭一尘先生，拟出版一套《不能忘记》的丛书，他又想到我，要我重新写一篇纪实性的文章，这对于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我却未曾有丝毫的犹豫，便一口答应下来。

因为我看到，目前日本政坛某些要人屡放厥词，社会上右翼集团大肆活动，如自民党众议员组成的“终战50周年国

“会议员联盟”会长奥野诚亮1995年3月16日对记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侵略战争的是美国和英国，日本作战的对象是英美而不是亚洲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前内阁的文部相、法相、通产相、运输相、环境厅长官等都曾一个个口出狂言，说什么“日本并没有想打侵略战争”，日本军队只是“进入”中国，“没有必要道歉”；甚至新闻媒介还制造出“南京大屠杀案是中国人所捏造”的谬论，还说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故事，也是共产党和犹太人的阴谋。他们替纳粹遮盖，为自己洗罪。据1995年2月26日《赤旗报》报导，自今年以来，拒绝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反省的势力正在频繁地开展活动，1995年2月21日在东京明治神宫会馆放映名为《独立亚洲之光》的电影，鼓吹“没有大东亚战争，就没有亚洲的独立”，会馆里居然掌声雷动。

嚣张如此，狂妄如此，反动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当然怒不可遏、义愤填膺……

## 南京人的愤怒

我去许多当年的现场进行实地采访时，除了看到、听到更多的不能推翻的铁证材料外，还感受到南京的人民群众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分子的蠢蠢欲动的强烈不满，他们无不怒斥那些无耻的谬论。

一个从日寇屠刀下幸存下来、而后成为革命干部的南京人说：“这是什么逻辑叫‘进入’？是谁请他们来的，上面飞机轰炸，江里军舰炮击，地上兽兵杀人放火，这难道就叫

‘进入’？一个陌生人未得允许尚且不能随便闯入人家的家门，而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打进我们中国，使我中国2000万同胞死于战争，光南京一地就遭他们屠杀30万人，这难道还不叫侵略？说得准确一点应该叫作‘疯狂的侵略’，‘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一个当年逃过了日寇南京大屠杀的、80岁的老太太，听说要拍摄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她在孙女儿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到拍摄现场，气愤地对作者说：“这‘进入’的话，亏他们说得出口，这些人不算是人，没有一点儿良心，脸皮比城墙还厚，杀了我们多少人，还说这是‘进入’！怕的是他们现在又想‘进入’来屠杀我们中国人吧，你快写文章，叫全中国人要提防着点儿呀！”

一个当年幸存下来的南京人的子弟，现在是一名解放军的军官说道：“说‘进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集世界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言论的大成。他们难道是西装革履、手拎蛋糕‘进入’一个人家作客的么？不，他们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动用最先进的武器，甚至用灭绝人性的化学武器、细菌武器来对付中国人民，对付亚洲人民，这难道是‘进入’么？我是研究战争历史的人，我不妨把1937年12月在日本陆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下进攻南京的日寇军队一一告诉你：

|      |      |      |       |
|------|------|------|-------|
| 胁坂部队 | 藤井支队 | 一茶支队 | 玉田分队  |
| 中野分队 | 大野分队 | 片桐分队 | 今中部队  |
| 御国分队 | 松井分队 | 助川部队 | 长谷川部队 |
| 竹下支队 | 冈本支队 | 野田部队 | 天谷支队  |
| 人见部队 | 伊藤分队 | 千叶部队 | 芹川炮兵队 |

野中工程队 下枝部队 宫川部队 川村航空队  
神奇航空队 泷航空队

他们开炮、扫射、杀戮、毁坏一切，荼毒生灵，世界上有这样的‘进入’么？”

.....

南京人对目前日本的右翼国粹主义分子或者明白干脆地叫他们为新军国主义分子所说的日本参加二战的目的是，只是想将亚洲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因为二战中进行侵略战争的是美国和英国，日本作战的对象是英美而不是亚洲国家。大家都认为这是贼喊捉贼，不，是掩耳盗铃和“盗喊捉盗”的鬼把戏。

中国人民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美等国家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和界定，但自19世纪末叶起，对中国威胁最大、危害最大的却是一直想灭亡和鲸吞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1894年由日本挑衅而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企图征服朝鲜、入侵中国的开始。在那次战争中，日本侵略军攻占旅顺后，便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一连四天，刽子手们以杀人为乐，用枪打、刀刺、砍头、斩腰、掏胸、破腹等种种残忍手段，对付无辜的中国人民，甚至连妇女、幼儿也不放过，全城经历这场血腥屠杀，死了18000多人。甲午战争，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夺取了我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索取款银2万万两。1900年日本又参加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反抗，侵占中国的首都北京，杀人放火，奸淫抢劫。1901年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赔款白银45000万两等不平等条约。1915年日本又利用袁世凯的皇帝梦，诱逼他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攫取了控制中国的很多权

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又夺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东北，迅速占领东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进攻上海。1933年侵占热河全省和察哈尔的北部。1935年侵占河北的东部。1937年7月7日又发起了以吞并全中国为目标的罪恶战争。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这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一次又一次的屠杀，难道不是日本侵略中国，而是对中国的解放么？

.....

至于日本新闻媒介散播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所捏造”的舆论，这更激怒了南京人，不仅是南京人，凡知道日本这一谬论的中国人无不怒发冲冠，无不愤而痛斥！

那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是如簧之舌所能抹煞的么！那十恶不赦的野蛮行径是毒蛇蝎的人所能否认的么！多少幸存下来的中外人士有目共睹可以作证；即使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分子有本领把这些幸存下来的中外人士斩尽杀绝，也销毁不了留存下来的文字资料、摄影录像和世人的记忆。何况还有日本国的御用记者以及有识之士从各个方面留下的铁证。

且看一份有关“杀人比赛”的报导：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东京的《每日新闻》报，刊出并配了杀人照片的新闻报导，题为《超过斩杀100人的记录——向井106人，野田105人，两少尉再延长斩杀》

〔浅海、铃木两特派员12日发于紫金山麓〕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及野田毅少尉进入南京城，在紫金山下作最珍贵的“斩杀百人竞赛”，现以105对106的记录。这两少尉在

12日正午会面时这样说——

野田：“喂，我是105人，你呢？”

向井：“我是106人！”

两人哈哈大笑。

因不知哪一个在什么时候杀满100人，所以两人决定比赛要重新开始，改为杀150个人的目标。

向井：“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超过斩杀100人了，多么愉快啊！等战争结束，我把这把刀赠给报社。昨天下午在紫金山战斗的枪林弹雨中，我挥舞这把刀，没有一发子弹打中我！”

……

其实，这两个野蛮的刽子手从南京郊区的句容，就开始杀人比赛的。星期日一天，向井杀死89人，野田杀了78人，到紫金山下时，向井的军刀刀锋已受了一些挫损，因为他把一个中国人从钢盔顶上劈下来，连同身躯劈成两半。

这种杀人比赛是最残酷、最无人性的罪行，日本记者吹嘘的“勇士”，也只是刽子手中的勇士而已，“多么愉快”则更说明了这是一批以杀人为乐的狂人；要说“最珍贵的”，是这份报导，白纸黑字，向全世界透露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最野蛮的行径，现在想抵赖也不成的历史铁证，这才是“最珍贵的”啊！

……

1946年1月19日，作为同盟军最高统帅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发表特别通告：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11个战胜国：美、英、法、中、苏联、荷兰、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派出的法官和检察官审判了南京大屠杀。

的刽子手松井石根、“土匪将军”土肥原贤二，挑起“1.28”上海事变的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级战犯。松井石根还想狡辩，抵赖自己的罪行，他抛出的种种理由和掩耳盗铃的伎俩也即现在他的后人所一脉相承、继续袭用的。而這些破烂玩意儿在当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被法官们驳得体无完肤：

松井石根在1937年12月18日的“忠灵祭”上，早已不打自招：“……你们艰苦奋斗，振我皇威，可惜部分士兵之暴行，使皇威一举扫地……”。他又用上海至南京一路上染血的泥土，建造一座陶土观音，写了一篇《兴亚观音缘起》的文章刻在观音的基石上：

中国事变，友邻相争，扫灭众多生命，实乃千古之惨事也。余拜大命，转战江南之野，所亡生灵无数，诚不堪痛惜之至。兹为吊慰此等亡灵，特采江南各地战场染鲜血之土，建此“施无畏者慈眼视众生观音菩萨”像，以此功德，普渡众生……

他说了一点老实话：“士兵之暴行”、“扫灭众多生命……所亡生灵无数”；但又撒了几个大谎：“部分士兵之暴行”，哪里是“部分”，而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啊！又哪里是“中国事变，友邻相争”，明明是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烧杀奸淫，而绝不是中国去日本攻城掠地，因此根本不存在“相争”，只有日本单方面的侵略杀戮，在亡国亡种的危急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民奋起保卫祖国，抗击侵略，这怎能叫“相争”！……

在如山的铁证面前，松井石根和其他日本甲级战犯，不

得不低头认罪，当宣判“处你以绞刑”时，这个十恶不赦的松井石根脸色苍白，两腿瘫软，1946年12月22日午夜第一声钟声敲响时，第一批战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和武藤章等四人被套上了绞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松井石根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后代子孙中，居然又有人为他鸣冤叫屈，重翻旧案，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所捏造出来”的，然而他们能叫松井石根收回他已讲过认罪的话么！能够翻得了这铁证如山的大案么！

.....

还有大量的中国记者和无名氏根据当时耳闻目见的凄情惨景所写的新闻报导、书籍文章，这又是当今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分子所能毁灭得了的么！

现在且让我将部分目录开列如下：

1938年8月西安的《西京平报》连载：《陷都血泪录》，作者郭岐，系当年南京守军营长，南京陷落后，曾躲进难民区，于三个月后逃离南京，以血泪著成此文。

1938年7月汉口《大公报》连载《沦京五月记》，作者李克痕，系南京沦陷时某文化机关职员，1938年6月逃出南京而著此文。汉口《大公报》7月21日发表社评：“……李君这篇文章，每一字都流注着中国人的鲜血，每一句都弥漫着日本人的罪恶……时时记住这民族深仇，永远歼灭这人类罪恶！”

1938年《武汉日报》连载《敌蹂躏下的南京》一文，作者范式之，系当时报社的记者。

1938年7月第71期《宇宙风》杂志，刊载作者林娜的

《血泪话金陵》，文中记载了南京逃出的一位覃姓难民所叙述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文中对红卍字会收埋死难者的尸体，以及人民群众对日军暴行的反抗等情况记载较详。

1938年2月27日汉口《大公报》曾刊登“佚名”的文章《京敌兽行目击记》，本文是一个被俘士兵从南京逃出后所写的目睹日军暴行的记实，后《半月文摘》曾转载。

1938年3月中央图书公司出版《在黑地狱中的民众》一书，由鹤琴与海燕合编。

还有其他许多有名与无名的记实文章一一在案。

如果说中国人士的著作记录，可能会有民族仇恨的偏激情绪，那么，还有外籍人士的客观、公正的报导和记载，请看以下便是可以开列出的一部分目录：

英国《孟却斯德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于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城后，目睹日军之残暴罪行，虽经他们组织国际安全区，保护中国之难民，然亦不能幸免，愤而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分有“南京的活地狱”、“劫掠、屠杀、奸淫”、“甜蜜的欺骗和血腥的行动”、“恶魔重重”、“结论”等章节，1938年7月由民国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由杨明翻译，郭沫若作序。

南京国际委员会成员、金陵大学教授路易斯·史密斯及其助手，根据调查资料于1938年6月所写的《南京战祸写真》，记载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南京市市、郊人民在日军暴行中受祸的情况。

就在本人写作此文时，也即1995年二、三月，曾任南京鼓楼医院妇产科的美国医生罗特特·威尔逊记载的193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记被发现。此日记为鼓楼医院院庆

100周年时，由一位叫加登英成的日本朋友所赠送，同时赠送的还有一部介绍这份日记的录像带。这份日记用英文打字机直接打在“南京鼓楼医院”的信纸上。长达20页。基本上是按日记录，有时隔天，文字整齐清晰，很少有涂改。日记内容主要记录了当时在鼓楼医院工作的几个外国医生，在极其危险和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人道主义，开展救死扶伤的工作，同时也记录了他们所见所闻侵华日军在南京轰炸、杀人、抢劫、强奸等种种暴行。其中，对现仍健在的幸存者李秀英的记录十分准确，这与李本人的口述可说完全一致。

以上这些记载，难道是“中国人所捏造的”么？！

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里陈列的那些被刀砍枪击而死的累累白骨，难道也是“中国人所捏造的”么？！

如此看来，捏造谎言，企图赖帐，而怀有不可告人之目的的，只能是目前日本的一些新军国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舆论工具，如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属下一份号称每月发行25万份的综合性“高级”杂志《马可·波罗》以及其他类似这一类的书报杂志。

.....

至于以自民党前内阁成员奥野诚亮为代表的一些人说什么“日本没有必要为战争道歉”的话，更使南京人深为愤怒。时代已进入20世纪末，即将步入21世纪，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绝非18世纪19世纪时所可比拟，即使一个稚童对他的亲人或朋友做错一件事，还会表示道歉，说一声“对不起！”“Sorry！”的话。而侵略别国，杀人放火，奸淫抢劫，造成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几千万人死亡的日本，经过50

年之久，竟然没有很好的反省，一些人还说出“没有必要为战争道歉”的话，这只能使人怀疑发出此类恶言恶语的定是尚未进化的嗜血成性的野蛮人！

.....

我在采访过程中，还看到南京人在当年侵华日军大屠杀比较集中的地区树起了许多纪念碑，这一座座纪念碑，记录了当年日军的暴行，也表示了今天南京人的愤怒。我恍惚朦胧中，觉得这一座座纪念碑就像南京人举起的千万双抗议的铁拳。

且让我忠实地一一抄录于下：

### **上新河地区遇难同胞纪念碑**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我大批解除武装之士兵和群集上新河一带之难民，共28730余人，悉遭日军杀害于此。日军屠杀手段极其残酷，或缚之以溺水，或积薪而活焚，枪击刀劈，无所不用其极，对妇女乃至女童，均先强奸而后杀害，惨绝人寰，世所罕见，致使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 **普德寺遇难同胞丛葬纪念碑**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大屠杀惨案，震惊寰宇，血沃钟山，水赤秦淮，我无辜同胞不幸遇难者逾30万人，普德寺系我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经南京红十字会后先后埋葬于此者共达9721具，故亦称万人坑。

### 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

煤炭港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主要遗址之一。1937年12月17日，日军从各处搜捕我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及平民3000余人拘禁于煤炭港下江边，以机枪射杀，纵火活焚致死，内有首都电厂职工45人，即死于此难……。

### 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我逃聚在下关沿江待渡三大批难民和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共57000余人，遭日军捕获后，悉被囚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因连日惨遭凌虐，冻饿至死一批，继于18日夜悉被捆绑，押至草鞋峡，用机枪集体射杀，少数伤而未死者，复用刺刀戳毙，后又纵火焚尸，残骸尽弃江中。悲夫其时，屠刀所向，血染山河，死者何辜，遭此荼毒，追念及此，岂不痛哉……。

### 清凉山遇难同胞纪念碑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我数以千计的无辜同胞在本院境内，即清凉山附近之原吴家苑、韩家桥等地遇难，为纪念死者激励后人，振兴中华，维护和平，特立此碑。

### 北极阁附近遇难同胞纪念碑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屠杀我南京同胞达30万众，仅此北极阁毗近之处，惨遭杀害者即达3000余人。其时鼓楼至大石桥，北门桥及唱经楼，太平门，富贵山及蓝家庄等地伏尸残骸，盈街塞道，涂膏凝血，触目生哀。……

### 江东门遇难同胞纪念碑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将已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囚禁于原陆军监狱内。傍晚押至江东门，藉放火焚烧民房照明，骤以轻重机枪向人群猛烈扫射，受害者众声哀号，相继倒卧于血泊之中。遗尸枕藉，盈衢塞道，直至蔽满江东河面，且抛露风日之下，久无人收，情至惨烈。迨逾数月，因天暖尸腐，始由南京慈善团体收尸万余具，掩埋了就近之两大土坑内，故称‘万人坑’。……

### 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陷城之初，南京难民如潮，相率出逃。内有3万余解除武装之士兵暨2万多平民，避聚于燕子矶江滩，求渡逃难。詎遭日舰封锁所阻，旋受大队日军包围，继之以机枪横扫，悉被杀害，总数达5万余人。……

### 汉中门外遇难同胞纪念碑

1937年12月15日，下午，避难于“国际安全区”之本市平民和已解除武装之军警共2千余人，遭日军搜捕后，被押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杀害。其伤而未死者，或以乱刀补戮，或纵火活焚。尸骸蔽野，惨绝人寰。……

### 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

中山码头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之一。当时避难居“国际安全区”之青壮难民，在此惨遭杀害者，共达万人以上。其中，1937年12月16日傍晚，日军从避居于原华侨路招待所之难民中，搜捕所谓有‘当兵’嫌疑者5000余人，押解于此，用机枪集体射杀后，弃尸江中。12月18日，日军又从避居于大方巷之难民中，搜捕青年4000余名押解至此，复用机枪射杀。在此先后，日军还于毗近之南通路北麦地和九甲圩江边，枪杀我难民800余人。……

### 挹江门丛葬地纪念碑

挹江门附近，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我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南京崇善堂、红卍字会等慈善团体先后六批，共收死难者遗骸5100多具，埋葬于挹江门东城根及附近之姜家园、石榴园等地。……